

蜉蝣

初

蜉 蝥

著者：／吉本芭那那
編者：／廖瑞貞
編輯：／呂麗容、唐坤慧
美編：／沈鴻雁
出版者：／世茂出版社
發行人：／林正中
負責人：／簡泰雄
地址：／台北市潮州街五十九巷五號
電話：／（〇二）三九七二七五七～八
排版：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劃撥帳戶：／〇七五〇三〇〇～七
印刷：三華彩色印刷廠

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八月初版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3208號
法律顧問／謝新平律師
地址／台北市廈門街九十九巷八號

※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※ 定價 120 元
・本書如有破損、缺頁，敬請寄回本社更換

序

「過世的人所留下來的思念，與被拋下的人的悲傷，當兩者反應順利的時候，就會變成蜉蝣，彼此相見。」

人與人之間，不外乎生離、死別兩種結局，而所有的愛、恨、癡、怨，便在這兩者之間展開。有人說：「即使是人的一生，在浩瀚宇宙中，亦不過是滄海之一粟，就像一個不小心的『偶然』，那麼『偶然』之中發生的人、事更無須太在意了」。誠然，時間巨流中，你我只是泅泳的蜉蝣，刹那間的交會，便在彼此不捨的眼神中繼續朝生暮死的生命旅程；這樣的旅程是短暫，這樣的命運是無奈，然而不也正是激勵我們在有限的時空中作最大的努力嗎？如能拋下形而上的追求，汲取心靈的甘泉，偶然亦可以是永恆！

作者吉本芭那那，習以人生、愛與死爲其作品主題，尤擅長表達現代年輕一代心中的徬徨與空虛。其用字、用語的型態和風格，與傳統文學大異其趣，亦使得她的作品呈現一股全新、無邪的浪漫情懷，卻難以古老的符號「愛」這個字來概括。

「廚房」乃吉本之處女作，發表於一九八七年，當時即得到第六屆的海燕新人文藝獎，第二年又榮獲第十六屆的泉鏡花文學獎。其對於日常生活的深刻描寫，充份表現出女性特有的敏銳度，因此深受年輕女性歡迎，在此謹以這本書獻給所有惜情、惜福的朋友。

目
錄

序

廚房

滿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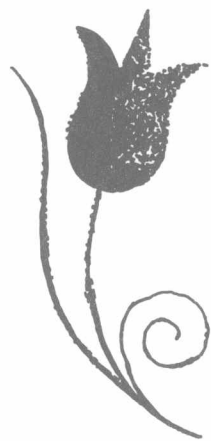
月光

1

57

135

廚房



在這個世界上我最喜歡的地方就是廚房。

無論何時何地，只要在廚房或是做菜的地方，我就不再難過。當然，最好是在設備齊全，晾著幾張乾淨的抹布，白色瓷磚閃閃發光的廚房中。

不過，即使是骯髒不堪的廚房，我也喜歡的不得了。

一地的蔬菜屑，連拖鞋底也髒得烏漆抹黑，但儘管如此污穢，只要寬廣，也讓人覺得可以忍受。巨大的冰箱聳立其中，裡面排滿的食物足夠度過一個冬天。我倚靠在銀色的門扉，從油漬四濺的瓦斯台及生鏽的菜刀上移開目光，抬眼一望，窗外的星光落寞地閃耀著。

留下我和廚房——這樣的想法說詞，要比只有我一個人來得好一點。

每當疲憊至極時，我常出神地想著——當死亡來臨時，希望能氣絕於廚房。然而不論是隻身在冰天雪地，或在溫暖之處且有人陪伴在側，希望我皆能毫不畏懼的迎接它的來臨。不過最好在廚房。

被田邊家收容之前，我每天在廚房睡覺。

因為不管在哪裡都是輾轉難眠，索性溜出房間逃向舒適的地方。在某個黎明時分，我發現在冰箱旁邊最好入睡。

我叫櫻井御影，雙親早逝，由祖父母撫養長大。上國中時，祖父去世，剩下我和祖母相依為命。

前些日子，居然連祖母也過世了。讓我驚愕不已。

所謂家人，在歲月的流逝中，一個接一個消失，猛然想起自己形單影隻在此，眼前一切彷彿如夢似幻。在這個屋子裡出生、生長，時間分秒不差的走過，如今只留下，自己一人不禁唏噓。

宛如科幻小說，宇宙的黑洞。

葬禮完畢後的三天中，一片混沌。

沒有淚水，因為悲傷已達飽和，却悄悄地牽引著懶懶的睡意，將棉被拖到安靜光亮的廚房裡，裹著毛氈，朦朧入睡。冰箱的馬達聲守著孤獨的我。漫長的黑夜安祥地離去，清晨跟隨而來。

只想在星光下走進夢鄉。

在晨曦中醒來。

除此之外，一切都徒然淡漠而去。

但是！也不能一直如此下去。現實是殘酷的。

儘管祖母留下一筆錢，一個人住在這個房子，不但太寬敞，也太高，我必須要找房子。

無可奈何，買來住家情報雜誌翻一翻，乍見這麼多相同的房子，不禁一陣頭暈目眩。搬家真是費時，費力，更需要精神。

我不但沒有精力，更由於日夜都睡在廚房，身體每個部位都疼痛不已、

想到這些不勝枚舉的麻煩，又絕望不知所以地睡着了。至今我依然記得，就在那天的午後，奇蹟彷彿從天而降。

春天的午後，天氣有些陰霾。我斜眼睨視住家情報，實在已經厭

煩至極，反正要搬家，乾脆把這些雜誌綁一綁捆一捆。

「叮噹」！門鈴突然响起。身穿充當睡衣的家居服，匆匆忙忙地跑出去，不假思索地取下門栓，打開門。（還好不是強盜）田邊雄一站在那裡。

「前幾天謝謝你。」我說。

出殯時他的確幫了不少忙。田邊比我小一歲，是個好青年。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我們就讀同一所大學。我已經休學了。

「那裡。」他說：「住的地方找到了嗎？」

「還沒有。」我笑一笑。

「果然不出所料。」

「要不要進來喝杯茶。」

「不用了。正要去辦點急事。」他也笑：「只說幾句話而已。我和母親商量過了，暫時來我家吧！」

「嘎？」我說。

「總之請妳今晚七點左右來我家。這是地圖。」

「喔！」我茫然地收下便條。

「我和家母都期待御影小姐的來臨。」他又笑了。

他笑得好燦爛，站在我熟悉的玄關上，瞳孔一下子拉得好近好近，叫我無法移開目光——大概是突然被叫到自己的名字吧！

「……那麼，我一定登門拜訪。」

說不好聽的話，就是中邪吧！可是他的態度非常「冷靜」，可以信賴。眼前的黑暗，在中邪的剎那，呈現出一條道路。我好像真的看到一道白色的光芒。

他說再見，笑笑地走了。

我在祖母的葬禮之前，幾乎還不認識他。出殯那一天，田邊雄一突然來時，我真的以為他是祖母的情人。他一面燒香，緊閉著哭腫的眼睛，雙手顫抖，一看到祖母的遺像，淚水又潸潸落下。

看到此情此景，不禁讓我覺得，自己對祖母的愛，是不是比這個人少。他看起來真的很悲傷。

然後用手帕掩著臉說道：

「請讓我幫些忙。」

所以之後，幫了我不少忙。

田邊·雄一。

大概是一片混亂吧！花了相當的時間才想起來，這個名字曾經聽祖母提過。

他在祖母常去的花店打工。真是個好孩子，田邊這孩子、今天又……記憶中諸如此類的話題聽過如幾次。祖母喜歡插花，廚房裡總是有花。所以一個星期去花店兩次左右。我還記得有一次，他抱著大盆栽，跟著祖母後面走來家裡。

他是個身材修長，面容俊俏的青年。起初連姓名都不知道，但總覺得他看起來非常熱心於花店的工作。不過等到有一點了解以後，對他那種「冷淡」的感覺，依舊不變。不管舉止，口氣再怎麼溫柔，還是覺得他孤零零的一個人。總之他只不過是個一面之緣的朋友，終究是個陌生人。

晚上下著雨。靜靜又暖暖的一場雨擁抱著整個街道，拿著地圖走在烟霧迷離的春夜裡。

田邊家的那棟大廈，夾著中央公園，剛好與我家遙遙相對。經過公園時，夜裡的綠草香撲鼻而來。濕潤又閃亮的小路映照著霓虹，我叭噠叭噠地從中走過。

坦白說，我完全沒有任何目的，只是受到邀請，所以前往田邊家。

抬頭仰望高聳的大廈，他家在十樓，那麼高，想必夜景一定很漂亮吧！

一出電梯，邊留意著廻盪在走廊上的腳步聲，按下門鈴，雄一馬上開門，

「歡迎。」說道。

我說打擾了，走進去，真是個奇妙的家。

首先，連接廚房的客廳裡，有一套巨大的沙發唐突地橫在眼前。由背西的餐具櫥與廣大的廚房隔開，沒有桌子，也沒有地毯。彷彿是

出現在電視的廣告，鋪着一塊膚色巾，家人圍坐看電視，旁邊還有一隻在日本養不起的大狗，真的是一套極為豪華氣派的沙發。

陽台的大型窗戶前面，好像叢林般地並排著好多植物的盆栽。環視家中到處都是花。各式各樣、每個季節的花。

「我母親說今天會翹班回家一下，妳先看看。我來介紹一下吧？妳從那裡判斷一個人。」雄一面泡茶一面說。

「什麼？」我坐上沙發。

「不是常說看一個人的品味，看他家廁所就知道了嗎！」他淡淡地笑著，是個言談穩重的人。

「廁所。」我說

「那麼就是這裡。任何一個地方都要看喔！」他說。

我繞到他正在泡茶的後面，仔細瀏覽廚房。

地板鋪著一層感覺上很好的墊子，雄一穿的拖鞋的質感也不錯——在必要的最小範圍內，足夠使用的廚房用具，整齊排列地掛著。

我家也有銀色的平底鍋和德國製的削皮刀。爲了慵懶的祖母可以快樂

輕鬆地削皮。

在小小螢光燈的照耀下，安靜的等待上陣的餐具，玻璃杯，稍微留意地一看，儘管都不齊全，卻全是高格調的上品。專為做一些特別料理的……譬如大磁碗、奶汁烤菜的盤子、特大號的盤子、有蓋子的啤酒杯，實在太棒了。小小的冰箱，雄一說可以參觀，我打開一看，整整齊齊，沒有隨意扔放的東西。

邊點頭稱是，邊繞著看，真是個好廚房，我一眼就愛上這個廚房。

回到沙發上一坐下，立即呈上熱茶。

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家，又面對一位不很熟識的人，不由得強烈地湧上一股孤寂的感覺。

蒙上雨的夜景昏闇地滲透在大玻璃上，映照出自己與眼睛的交會。

在這世界，已經沒有人與我流著同樣的血，可以去任何地方，做